



鬼面谋杀案

(日) 高木彬光 著 向陵 柏叶 译

(京)新登字093号

鬼面谋杀案

(日)高木彬光 著 向陵 柏叶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20千字 插页2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800-9/I·243 定价: 3.40元

印数: 00001—14000册

简介

本书体现了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高木彬光的一种创作意图——记述人既是侦探又是罪犯。

这是一个貌似争夺财产实为复仇的复杂故事。

千鹤井家族的长子壮一郎是日本闻名的化学家，十分富有。他的异母兄弟泰次郎万分垂涎。不久，壮一郎发生了意外事故，一命黄泉。泰次郎率他的全家迁入了壮一郎的别墅。他把嫂子香代子送进了疯人院。壮一郎的女儿绯纱子遭到堂兄的强奸后失去了理智。但壮一郎的财产却没有下落。只有疯女时时吟唱“82中的88”——这也是壮一郎夫人的临终遗言。

数年后，绯纱子的恋人柳光一与香代子青年时代的恋人石狩相遇，他们几经努力揭开了谜底。本书故事扑朔迷离，结局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悲恸万分。

楔 子

战争结束的第二年1946年的夏天，我在神奈川县三浦半岛的一处海水浴场，偶然遇到了高中时代的朋友柳光一。

他从大学的理学院化学系毕业以后，应征到缅甸度过了一段战争生活，最近刚刚复员回国。而我，因为身体孱弱，入伍的当天，就被遣送回乡，从那以后，在军需工厂当技师。战争结束以后，我离开了工厂，一直住在三浦半岛海滨的“海滨饭店”里。

当时我还没有写侦探小说的志向。但我从儿童时代起就废寝忘食地贪读侦探名著。这时当然还是书不离身，不论到哪里去，皮包里总是装着侦探小说。

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柳君当然了解。我在高中时代，就已经不满足于只是阅读别人写的作品，有两三次参与实际案件、模仿侦探的角色。

“高木君，索性放弃你那讨厌的技术工作，开办一个私立侦探事务所，或者自己来写侦探小说怎么样？”

看来，他当时说这种话，并非纯属笑谈。

“是呀，当私人侦探行是行，就是恐怕没有人前来光顾。写侦探小说也无不可，只是我没有写小说的经验。而且我想，要写就要创造一种新的形式。总是沿袭老一套的旧形

式，实在没有意思。”

“你所说的新的形式是……”

“过去，头脑有点迟钝的华生先生，用多种形式叙述了他的朋友名侦探福尔摩斯的英雄行为。沿袭那种写法，没有多大意思。让侦探说出犯人就是自己的作品，也会使人感觉是老一套，见而生厌。因为那样的作品已有阿加莎·克里斯蒂女士的杰作《罗杰·阿克洛伊德谋杀案》的先例。”

“那么，你想用什么形式写呢？”

“我想采取的形式是，侦探一边破案：一边叙述自己的犯罪行为那种自传式的体裁，但不是以有名的警部^①或刑警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当然也不是几月几日和谁一起干了什么那种单纯的侦查记录，而是详细地叙述根据那些证据和条件，我如何思考、如何推理、如何行动那样一种形式……”

“但这是一种非常困难的形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一，犯人方面必须有细致周密的犯罪计划，那种简单的计划和偶然的犯罪没有意思；第二，必须具备一切必要的条件，而且侦探必须既有广泛收集材料的活动能力和分析判断的推理能力，又有叙述描写的写作才能。

“可是我很想写一部那样的作品。我想选择一个复杂难解的离奇事件，自己亲自破案解决，然后再自己将破案的经过写成小说。

“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全部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甚至可以跟踪作为侦探的笔者的思考与行动，对其进行批评，纠正其错误之处。但是，这样的机会恐怕是不会有……”

① 警部和本书后面出现的警部补，都是日本警官一个等级——译注

“以后若有委托人，介绍给你好啦。”

当时我以为他的话只不过是玩笑而已。可是，为时不久，他就实现了他的诺言。他向我转达了千鹤井泰次郎对我的要求。看了泰次郎的委托书和他说的“弄清女鬼的真相”那种奇怪的话，使我感到十分震惊。可是，当我们赶到千鹤井家的时候，已经晚了——千鹤井泰次郎已经死了。

我们发现千鹤井泰次郎的尸体躺在寝室的安乐椅上，而这个房间完全是一个密室，尸体又没有任何外伤。假如不是在死者面前的地板上有一个据说含冤二百年的女鬼能面^①冷酷地怒视着上空，而且在那天夜里有人从千鹤井家给殡仪馆打电话订购三口棺材的话，我们也可能断定他是患一般的心脏麻痹而死的。

但是，千鹤井家的悲剧一经揭幕，便不可收拾地走向崩溃。三口棺材都不够用了。名门千鹤井一家迎来了全家覆亡的时刻。

在千鹤井家的悲剧舞台上，出现了一系列暗示有冤魂出现的小道具——飘荡在死者身旁的茉莉香气、女鬼能面、一枝红叶、鱼鳞花纹的能乐剧装。

而且，女鬼以其特殊的表演魔力，使绝对不变的物理法则变得无能为力。

这个事件，唤起了我的满腔热忱。为了实现我的夙愿，我全力投入了这一案件的调查。然而，结果我却在中途退出了。犯人是谁，我虽然有所察觉，但这个案件的侦破，却不

^① 能是日本的一个传统剧种，也叫能乐。能面是能乐演员戴的面具。

——译注

能不让别人去完成。

从那以后，我尽力使我自己忘掉这个案件。尽管如此，当我收到参予这一案件的石狩弘之检察官寄来的信件和厚厚的记录的时候，我还是激动得不能自持。

这份记录，使千鹤井家的悲剧真相大白。能面的作用，可怕的杀人方法，都说明得一清二楚。而且，这正是我朦朦胧胧追求的那种新的形式——一个侦探的自传。

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是了解千鹤井家的全部秘密的柳光一的手记，在卷首和卷末加上了石狩检察官的简单注释。柳光一的手记，使我异常兴奋，同时又使我不禁为之悚然。这是一份描写一个狂人如何伤害人、又如何被揭露的可怕的记录。

我经过审慎的考虑之后，决定不加任何修饰将这份记录予以发表。时至今日，石狩先生和柳光一恐怕都不会反对；至于道学先生的一本正经的忧虑的神色，我根本就没有看在眼里。

但是，这份手记也有使我难堪的地方。柳光一毫不客气地对我的行动进行了批评和刻薄的描写。说实在的，我这样无端地受到愚弄，实在有点难为情——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反正我的才能远不如他，特别是对这次事件，我和他所采取的侦查方法完全不同。

我写的楔子就此搁笔。时间是1946年8月下旬，地点是神奈川县三浦半岛H町附近的千鹤井宅——那么，我首先将石狩弘之先生写给我的信呈献在读者诸君面前。

目 录

- | | |
|---------|----------------------|
| (1) | 楔子 |
| (1) | 一、明月之夜的鬼怪——石狩弘之检察官的信 |
| (17) | 二、第一个惨剧——柳光一的手记 |
| (33) | 三、千鹤井家的人们——柳光一的手记 |
| (49) | 四、诗篇《贝笛》——柳光一的手记 |
| (66) | 五、第二个惨剧——柳光一的手记 |
| (80) | 六、被隐藏起来的犯罪——柳光一的手记 |
| (96) | 七、第三个惨剧——柳光一的手记 |
| (112) | 八、格林家的疑案——柳光一的手记 |
| (128) | 九、《威尼斯商人》——柳光一的手记 |
| (143) | 十、密室的女鬼——柳光一的手记 |
| (157) | 十一、最后的惨剧——柳光一的手记 |
| (173) | 十二、千鹤井家的崩溃——石狩弘之的手记 |
| (189) | 十三、石狩弘之给高木彬光的密信 |

一、明月之夜的鬼怪

石狩弘之检察官的信

高木彬光君：你把解决千鹤井家杀人事件的担子委托给我以后，已经过了三个月了。现在，这一事件已经圆满结束，千鹤井家的悲剧已经收场。

我觉得我至少对你有义务说明这个悲剧的真相。你的朋友柳光一君为了戳穿那个恶魔化身般的人物的阴谋，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他的这份手记必将给你留下永志不忘的回忆。

我们临别时你曾说过，柳君的手记恐将成为世界侦探小说史上没有先例的一种新的形式。事实果然如此。但是，我希望你首先作为一个人的血和泪的记录来阅读这份记录。

在科学技术家的行列中，你是一位罕见的富有人性的人——我这样说可能有些失礼，但我对你放弃这一事件的侦破而飘然离开千鹤井家的心境，不禁产生羡慕之情。我的生涯同犯罪和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近三十年的检察官生涯，使我把人的一切行动划分为非黑即白，中间的灰色在我眼里是不存在的。四除以二，得数一定是二。其它的结果是不允许的。

我的同事们都说我是法律魔鬼，把我比作冰块。虽说是

检察官，既然是人，不论是谁，在执法时都难免发生夹杂私情从宽对待的情况，而这种情况不一定就构成过错。但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心自问，那怕只有一次枉法的行为，也一定会立即果断地辞去检察官的职务。

这里边有一个根本的理由。三十年前，就在这个神奈川县三浦半岛H町附近的海水浴场，我爱上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少女。

她那婀娜多姿的身材，光亮的黑发，高鼻梁，迷人的黑眼睛，这一切，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那次恋爱若是开花结果的话，我也不会过三十年的独身生活，成为法律的化身，象枯木那样枯朽下来。

把我们二人分开的，是冷酷的命运之神。那个梦一般的幸福的夏天过去以后，她就永远从我身边离去了。当我听到她结婚的消息时，我哭了。我诅咒这个世界，也诅咒她。我几个夜晚未能成眠，最后甚至想杀死她以后我也自杀。但是，当那种极度的兴奋和懊恼过去以后，我陷入了悲怆的绝望之中。这时，等待着我的检察官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是无比神圣的职业。但这次打击，半生以来，在我的心上留下了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使我度过了甚至对女人从未染指的三十年的独身生活。

高木君，你能理解我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接受荣转横滨地方检察厅的调令的吗？

人可能有一个想逃避也逃避不了、最后终究要归来的灵魂的故乡。对我来说，这处海岸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圣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我又在这块土地上处理千鹤井家这起离奇的杀人案件，而且以此结束了我近三十年的检察官的生涯。

那是发生在八月底的一个闷热的傍晚的事情。一种不可思议的、无以言状的力量促使我重访这处海岸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在这里和分别了十年的、我的旧友柳源一郎的独生子孤儿柳光一君邂逅相遇。

那天，灰色的积雨云在地平线的远方层层翻滚，一阵饱含水气的疾风拂面而过，霎时间，石子般雨点将炎热沙滩打得坑坑洼洼。转眼工夫，倾盆大雨将我避雨的茅棚的屋顶击打得砰砰作响。眼前雾气蒙蒙，外界的一切都从视野中消失，只有四五只系在海岸的小船象失去了主人般地任雨水淋打。

暴雨下了大约一个小时，又呈现出万里晴空，完全不象是下过雨的样子。我站起身来走出茅棚，看到远方天空悬挂着美丽的七色双重彩虹。

这样完整的双重彩虹，一个人在一生中也看不到多少次。但是，三十年前我和我初恋的情侣挽臂漫步在这处海岸的时候，就曾见到过这样的双重彩虹。天空出现这种罕见的景象，好象是上天在祝福我们的爱情和预示着我们将来的幸福，我们眼里饱含着幸福的泪水一言不发默默地仰望着天空。

我不知不觉地追踪着彩虹、顺着雨霁后的海岸向前走去，穿过沙滩和松林，来到海岸的绝壁上边，站在那里眺望着美丽的彩虹。这时，回首过去的三十年，一股无法控制的激情象潮水一般涌上我的心头，一行热泪不由地顺着我的面颊流了下来。

虹的生命是短暂的。两条七色的彩虹，在不知不觉之间颜色逐渐变淡，最后溶化在灰色的天空之中。这时，我如梦

初醒，惆怅地叹息着环视四周。

三十年以前，这里也是一片松林。不知在什么时候，在松林的一角建起了一栋壮观的洋房。但它那灰色的墙壁，被长年的海风吹得很旧，窗户用铁制的生了锈的百叶窗封闭着。这所房子里边好象隐藏着充满忧伤的秘密。建筑物和人一样，也具有—种性格。至少建筑物和住在里边的人之间，多年来彼此都给对方以巨大影响。那么，是谁住在这所房子里呢？

我走近这所房子，看见快要倒塌的红砖门柱上的名牌是：

“千鹤井泰次郎”

千鹤井这个姓是一个很少见的姓。

这时，我听到我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一个三十一二岁的青年，他的两只黑眼睛正在以锐利的目光盯视着我。他有着显示丰富教养的宽宽的前额和显得充满忧伤的端庄的嘴唇，我马上就认出他来了。

“这不是柳光一君吗？”

“这不是石狩先生吗？”

两人的话几乎是同时说出的。

他父亲柳源一郎是我高中时代最亲密的朋友。那时候，他时常戴着带两道白线的制帽到我家来玩，不过，那已是几十年以前的事了。后来他父亲惨遭厄运，在北满服毒自杀了，他的遗属现在只有光一君一个人了。人在这种场合是很容易感伤的。我觉得仿佛又遇到了他的父亲一般，用微笑将泪水掩饰了过去。

“石狩先生，久违了。我最近刚刚从缅甸回国，还没有

去拜访你。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呀？”

“我现在调到横滨地方检察厅任副检察长，就住在这横滨的郊区。你呢？”

“我刚刚回来，没有地方去，也没有工作，现在借住在千鹤井家，交换条件是为他家制造甘素和糖精。”

“没想到你住在千鹤井家……”

我的话也许有点不大合适，或是声调过高了，他惊愕地注视着我说道：

“住在他家怎么啦？”

“啊，没什么。刚才我看了门柱上的名牌，想起了十年前去世的千鹤井壮一郎博士。千鹤井这个姓是不多见的。”

“你认识千鹤井博士吗？这里正是博士的别墅。我上高中的时候，他是我的担保人。因为这种关系……”

“是吗？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柳君，我有些话想和你谈谈，也有些事情想问问你，在这站着不好谈话，明天晚上你到我家来坐坐，好吗？”

“我一定来……啊，石狩先生，你看到刚才的双重彩虹吗？听说德国的传说中有一种说法，一对情侣同时看到双重彩虹，要给恋爱带来不幸的结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双重的彩虹……”

看样子，他可能正在搞恋爱。他的话语和仰望着彩虹已经消失的天空的眼神，不由触动了我的人心弦。我将他一个人留在那里，立即离开了海岸。

第二天晚上，他如约来到我家。我们闲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把话引入正题。

“千鹤井博士是怎么死的？”

“心脏麻痹。是在做实验时玻璃器皿爆炸受伤后卧床休养期间死去的。不过，石狩先生，我总觉得这里边有可怕的内幕。”

“是么？可是，博士的死实在太可惜了！我对博士业绩的价值是不了解的，可是听别人说，他的研究项目很了不起，成功的话或许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呢。”

“的确是这样。可以说欧美的学者在十年后的今天，才认识到先生的研究课题的真正价值。先生是世界上放射能化学的权威。先生若是还活着而且有足够的设备和资材的话，说不定日本会在美国前面成功地制造出原子弹呢！但是很遗憾……”

“先生的家属现在怎么样？”

我不过是随便问问而已，但他的脸上立即表现出特别兴奋的神情。

“先生死后不久，夫人就出现精神异常，到现在已经在叫做大冈医院的一所精神病院住了十年。在我的学生时代，她曾象疼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我……我在高中上学的时候，因为学费有困难，经人介绍我当了先生的小姐绯纱子的家庭教师，这你是知道的。

“绯纱子在高等女子学校读书的时候，就有美人之称，并有弹钢琴的天才。不知是因为她母亲的血缘关系，还是因为别的原故，在我应征入伍期间，绯纱子疯了。我回来看到她的情况，大吃一惊，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千鹤井家的悲剧还不止于此，先生的长子、现在上小学六年级的贤吉君，精神虽然没有什么异常，但身患强度的心脏瓣膜症，不会久于人世了。可是他本人还不知道这个情

况，还在拼命用功准备中学的入学考试。我每次看到这种情况，都禁不住流出眼泪。千鹤井先生的天才业绩，竟然后继无人！”

柳君说到这里，黯然低下了头。我的心情，也很惨淡。

“那么，他家现在有谁住着呢？”

“先生的弟弟泰次郎先生一家。因为东京遭受空袭时房子被烧毁，全家都搬到这里来住了。”

不知为什么，他的话里边，包含着无比的愤怒。

“说照顾自己的人的坏话，也许不合适，可是他们一家尽是些莫明其妙的不正常的人。

“例如户主泰次郎先生，就是一个物质欲望特别强的人。在他的血管里，大概流着为了金钱而出卖耶稣的犹太人的血液。就说现在吧，为了某种欲望，只要不危及他自身的安全，即使杀了人，他也会泰然处之的。

“他的长子麟太郎先生，是一个可怕的虚无主义者。他只信奉实力，正义和道德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概念的游戏。他把世上的一切事物都看做是灰色的幻影，他把现实看得很冷漠，就象飘来飘去的浮云。他对一切都失去了热情，却有一个病态的敏锐的头脑。要说他不杀人的话，那只能说因为他没有那种兴趣。有一次，他明确地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要是你听了这话，也许会说出这是‘物极必反’呢！

“泰次郎先生的次子洋二郎也是这样，他的性格很象他的父亲，的确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要说他父亲是使用大刀的话，那么，他则更加阴险，在怀里揣着锋利的短剑。

“因中风长期卧床不起的祖母园枝，身上也有一种暴躁的气性。这个家族之中，只有泰次郎先生的女儿佐和子是一

个健全的人，但因为她长年生活在周围全是狂人、病人和近似狂人的环境当中，说不定什么时候也可能爆发出激烈的感情。

“在这个大家庭中，众人之间没有丝毫相爱之情，彼此也都互不理解。正如勒纳尔所说的那样，‘所谓家庭，是互不理解的人们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之下’。在千鹤井家内部，彼此互相憎恶，互相怀疑，正在进行着一场看不见的激烈斗争。

“但是，因为各种力量目前还保持着均衡，表面看起来象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和平家庭。一旦均衡破裂，这个家庭必将走向崩溃，是人力所不能制止的。这些被神灵抛弃的人们，将遭到什么样的悲剧——恐怕为期不远了。”

他的情绪特别激动。我暗自思忖，是不是因为他生活在这些异常的人们中间，他的心中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憎恶情感呢？

但是，他的激越言词并没有错，千鹤井家的确存在着可怕的秘密，你看了他的手记就会明白。后来我们挖掘这个秘密，出色地侦破这一杀人案件之谜，完全有赖于柳君的卓绝的推理能力。而且，的确没有过多久，名门千鹤井家的人们果然一个不剩地都离开了人世。

数日后一个月圆的夜晚，柳君约我去K町逛节日集会。既没有妻子又没有孩子的我和既没有父母又没有亲属的柳君之间，不觉之间产生了一种父子般的亲密感情。

这种渔村节日的夜晚，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烟火、灯笼、卖海螺卵囊^①的露天摊位、简陋的剧场，所有这些情

① 女孩子吹响的玩具——译注

景，和三十年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现在再也看不到三十年前和我一起游玩、叫我等着她去买海螺卵囊的她的倩影了……

不久，我们就离开人群踏上了归途。柔和的月光被海面的涟漪弄得粉碎，反射回银沙般的光芒。我们两人在被露水淋湿的松林中穿行，脚步声消失在遥远的后方。

当我们来到千鹤井家所在的海角时，传来了非常悲戚的钢琴声。弹的曲子是李斯特的《匈牙利第六狂想曲》，平常听到这支曲子的人，都要产生一种发狂的感觉，今天听到的琴声的旋律中，使我不由得感到一种远离人世的凄怆的鬼气。

我身旁的柳君，静静地点头示意。不出所料，这正是狂女弹奏的钢琴曲，是曾经被人推崇为具有音乐天才的千鹤井绯纱子追寻着模糊的记忆弹奏这支狂想曲。

我停步片刻，倾听琴声。

这时，突然有一个可怕的女鬼将头伸出二楼的窗外，在月光照耀下笑了起来。

这决不是错觉，不是幻想。锐利的牙齿和两个犄角显现在凄冷的月光之中，这在远处也看得清清楚楚。表情愤怒的苍白色的脸上，闪耀着两只金黄色的眼睛，快到耳边的大嘴，宛似刚刚吸吮过牺牲的鲜血。

钢琴的声音并未停止，而且加快了速度，调子越来越凄惨。琴声从女鬼的背后传出窗外。但这时的曲子已经失去了节奏。失去了音调，没有了音阶……仿佛是女鬼的狞笑声随风传到了我们的耳际。

过了一会儿，琴声猛然停止，同时传来了女人的凄惨、